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 第 104 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alumnisj.com.hk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 秘書 黃潔瑩 鄭詠儀 • 財務 周華根 陳素清 •

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李婉蓮 • 稽核 楊志毅 • 總務 龐素貞 • 康樂 蔣貞元 黃潔英 祝佩儀

同學會報導

- 本年度留港校友會週年聚餐將於 11 月 4 日(星期六)舉行，請各校友特別留意該日，以便到時又可與各校友暢叙，詳情容後通知。


- 五校校慶

最近才知道五校校慶定於每年 5 月 1 日，今年校慶聚餐提早於 4 月 28 日(五)在富豪酒家舉行，校友會由林慧儀、陳素娟、楊國興、周華根及關恆昌代表出席。是晚校方亦為多位長期服務和行將退休的老師頒發嘉許狀和紀念品。

然而，當聽到郭華邦校長會於新學年離校進修他的「博士後」教育課程，與會者雖有依依不捨之情，卻齊祝他鵬程萬里，早日學成。

接着 4 月 29 日(六)是學校開放日，校友、家長、老師、同學濟濟一堂。當天天朗氣清，藍天一片，襯着學生們紅紅的笑臉和笑聲，好不熱鬧。

訃告

-  四零年代在澳門任教的陳漢明老師痛於 4 月 16 日離世，享年 88 歲。守夜定於 5 月 12 日，大殮於 5 月 13 日香港殯儀。校友會已通知澳門教區中學並委派代表出席儀式向陳老師家人致以慰問，陳老師對留港校友會愛護有加，願老師早登天鄉，安息主懷。

- 校友謝恩光痛於 4 月 1 日離世，逾越聖祭已於 4 月 24 日九龍殯儀舉行。校友會派委員出席儀式。謝同學是口琴演奏家，可同時用四個不同調子的口琴演奏。他亦是聲樂家及樂評家，於香港音樂事務處、中大專業進修學院任導師。

每年校友會周年晚宴，謝同學多抽空出席並曾作表演嘉賓助慶。近年更每期專誠往澳門五校教導口琴，同學遽然去世，同寅們均深感惋惜，望祈早登天國，與主同在。

● 常在我心間

每個人，無論何等平凡，必有些忘不了的朋友，一些不可磨滅的往事，永駐心頭。閒來無事，或有所感，又會倒捲珠簾，活現腦際，而兒時所經歷的記憶猶深。

如小學三四年級，校舍還在龍嵩街，老師的形象，仍鮮明活於腦際，謝華才、黎勁雄、陸秀英、朱湘蘋對書法頗具心德；劉楷在校甚短，剛猛若軍人；外號大肚貓郭輝堂，對我甚好感，我是感覺到的；黃澤霖更不計教私人時間與空間，教我繪畫技巧。

陳漢明每年都有出席留港同學聚餐會，和藹善談，但小時候我只覺得他高大嚴正，不敢多望他一眼。陳既平慈祥親善，同學都有此感，後期她曾笑言：你們五兄弟妹，除了黑黑矮矮，其他不甚相似。初中時陳既詒也曾對我說：你在課堂異常沉靜，在球場上卻如此活躍。五十年代戰後，人們對田徑知識甚為貧乏，薛萬雄樣樣皆能，推鉛球、擲鐵餅，似模似樣，記得龍嵩街小學校舍籃球場側有一沙池，我和薛老師一起練習跳持竿，我們既不知跳持竿的方法，持竿工具更不是東西。

黃枝記，新馬路的電器舖，上了年紀的同學一定有印像，他們的家居和我們的同一街巷，他們的兒女，黃社德、黃光遠、黃香琴、黃紹華，恰和我們是同班同學，因此友情深厚。記得有一次，光遠、我和我的同班同學，一共四人，在松山晨運，行行重行行，不知不覺誤闖軍營禁區，守營的非洲黑人士兵，兩眼瞪着我們，跟着不問情由，發足向我們追來，自然反應，我們也發足狂奔，回頭一望，見光遠一不小心滑倒在地，我不禁停了腳步，只見那黑兵追越過了頭，突然轉身，望着跌在地上的光遠，準備將他拿下，好一個黃光遠，情急智生，一個假身向左移動，引得那葡兵自然向左，接着光遠忽向右跑，那葡兵撲了個空，即轉右追，他身穿軍服，加上笨重軍靴，光遠則發揮了藍球員本色，加快腳步，我們跑得比脫兔更快，絕塵而去，那葡兵以後如何，我們那裏還有心情去管，只覺他定有失落之感。

最使我無法忘懷的是肥佬狗，黃維健。他的堂兄弟就是我們熟悉的黃維勇，側聞他們黃家在澳乒乓球界響有盛名。我非讀書材料，與黃維健最合得來。記得我們曾深入新口岸野生地帶，在一大堆草地尋找小爬蟲，名曰恐龍，餵雀佳品。在虎鯊泳棚游泳，我們忽發奇想，提議一同游到很遠的巖石堤去，「好」，二話不說，便游了過去。孔子云：「暴虎憑河，死而無畏，吾不與也。」可能當時還是初中二、三學生，尚未接受麥格斯的教誨。

生性疏懶內向，「問好，像是非常無聊」是不通訊的最佳藉口，一別四十餘年了，想他也是同一類人。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 三急的折騰

俗語常說人有三急，一般是說人每一天必會出現的：尿急（小便），便急（大便）和屁急。而人的三急往往是難以憋住的，特別是年逾花甲甚或已是古稀的族群。當咱們年輕力壯時，身體器官功能狀況良好，碍於環境和場所，急時常常忍它一時三刻後再適當快意舒放，認為是一樁微不足道輕易做得妥的小事。但從健康角度來說，這等的忍急不能看作正常事情而持

之以恒，因為久而久之慣了，有損器官功能，嚴重影響身體健康，絕對不是忍一時風平浪靜的美德修養。

去年夏天，我回到已逾十年未有踏足的珠江三角洲故鄉。人情風貌改變了很多，修復開放了幾個展覽旅遊點兼難得免費，那些是我在 2003 年攜家回去時尚未有的。例如：朱九江先生紀念堂，南海九江吳家大院（百年老宅變身僑鄉博物館），九江酒廠博物館。

在參觀吳家大院（建於清末光緒年間）古建築群中介紹家鄉的風土人情時，突然感到肚子一陣陣絞痛且便意甚急，馬上在建築群內團團轉尋覓洗手間（欠缺洗手間指示牌），遍找不獲，唯有深吸一口氣下壓丹田按腹彎腰，疾步走入詢問處，才知道院內沒有設置公眾洗手間，只好按員工指示走出吳家大院外對面馬路的公眾洗手間。可是入內一瞧，全部廁格是蹲廁設計又沒有設置衛生紙，而我當時身上也沒有片紙，唯有忽忽離開前往公廁旁的遊客服務中心求助，道明來意後，櫃檯服務員慢條斯理從檯下拿出一小卷衛生紙小心翼翼地撕下三小片交給我說這是免費的。說聲謝謝後反身離開，走入洗手間第一廁間，才下蹲，已一瀉千里，透了一口長氣，腹痛立止，頓時的舒暢真的難以形容。但問題接着而來，雖然我只是蹲了很短暫，很短暫的一刻，由於久久未有使用蹲式便器且不再當年，一時無法從蹲的位置霍然站立起來，我才發覺這廁間較一般的 0.9 至 1.0 公尺來得寬闊，我嘗試以左右兩手向外伸直，還是無法以掌心觸按廁間牆面而站起來，況且這時候雙膝感到有些難以支撐下去的感覺，恐怕不到一會整個身體要向便器墮下去，沒有多想，別無選擇，只有以雙手按向前面的不知是甚麼的積水，慢慢的撐着支持身體站了起來（這是當時唯一可以輔助我站起來的著力點）。幸好公眾洗手間外備有清潔液和一大桶洗手水，清潔一番後再返回大院繼續參觀，後轉往九江酒廠參觀，午餐時酒任飲，但我唯有熱濃茶。

走筆至此，我又記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一次令我如今想起來相當慄然，不知當時如何有能耐挺住便急不瀉，假如相同情況發生在今天，相信真的早已失禁而不知如何善後了！那是 1970 年的冬天，參加合歡山賞雪營，這也是當時在寒假期間一個很受學生歡迎的救國團活動。到達位於海拔 3900 多公尺（不足 4000 公尺）合歡山山莊營舍後，領隊報告由於當時的濕度和溫度，沒有迎來我們為此而來的飄雪，預告瑞雪很可能在我們翌日離開後的晚上才初降，因為賞雪團很多，陸續不停前來，無法依全營懇求多留一個晚上以遂賞雪的心願，只好第二天依既定行程失望離開。當天晚上既無雪可賞，便全體留在營舍參加聯誼活動。活動開始時，領隊向我們介紹一位難得的營友，吉文立同學，他是吉星文將軍幼子，吉將軍殉國時他才 5 歲，整個營舍爆發熱烈歡迎掌聲。第二天早飯後離營前往梨山，由於路窄彎多，要花近二小時車程，我坐靠窗位置，也許清晨受了點寒或感染了輕微高山症，約半小時多一點，頭有點兒重，稍後肚子絞痛陣陣，車外美景無心欣賞，閉眼閉嘴手按揉丹田，好幾回更要抽緊肛門，力拒便洩。告訴司機，回答說途中停車相當危險，請盡量忍忍它。那剩下的車程，路不平坦兼彎急，車子左右晃動，真的分秒難熬。

好不容易到了梨山，車停泊後領隊派發便當（午餐飯盒），我請同行的宿舍室友代我拿取，急急擠前下車走向梨山賓館，怎料接待員冷冷的說賓館洗手間不對外開放，向外一指說公眾衛生間就在那兒不遠處。按腹疾步藉着鼻子嗅覺帶領找到了便所，轉入一看，嘩嘩！我的天！小小的旱糞坑早已滿滿佈置堆起幾個花塔餅，數頭身金綠色大糞蠅繞在餅上嗡嗡地叫，除了這小片地，已別無它處容許這時的我選擇，牙一咬，向下看清楚可以立足的淨土，瞄準了距離花塔餅頂部的安全高度，剎那間築起了另一個花塔，立刻小心翼翼地提起雙腳，舒吐一口悶氣，頭也不回快步離開，洗手清潔後回車進食午餐，繼續行程。

這兩次三急給我的折騰，每每令我在旅遊點三急時便混身不舒服。希望今後在國內一些旅遊點公眾衛生間保留蹲廁設計外也要酌量添置坐廁設計給長者或行動不便者多一個選擇。

(關信陵—1967 男高中毅社)

● 開平鵝燴飯

開平屬四邑地區中一邑，其邑下一個縣叫馬崗，以養鵝業出品。

鵝和鴨不同，鵝是素食者而鴨是雜食，甚麼能進口的都吃。鵝亦是低產者，平均每年下蛋 40 隻，而鴨則天天生蛋，鵝燴產蛋期，一般三年半到四年，生下來的蛋能孵化出鵝仔的只有 70%，其餘的是水蛋，只供食用。

為了延續生產，所以養鵝人家都會養大量蛋鵝，而每年淘汰出來蛋鵝，只有用來煮鵝燴飯、煲崩大碗湯、老火野葛菜湯，因為肉太韌，不能做五味鵝材料，最值錢是那副鵝掌翼。另外，鵝喉亦有人用鹽醃過後曬乾，煲白菜乾或粉葛，他們認為對咳嗽痰多有奇效。

鵝肝除了做滷味，冬天可以做成名貴鵝肝臘腸。鵝腸鵝腎鵝紅是冬天打邊爐好材料，剩下鵝肉加沙仁醬油紫蘇爆香切碎鵝肉，慢火煮脰。

煮鵝燴飯，一定要選當年晚造新米，一斤米一斤煮好鵝肉，再加點鵝汁及鹽，飯熟後加點老抽調味即成。鵝骨湯可以浸枝竹，鵝肉除了煮飯還可以煮芋仔馬鈴薯或粉薯，都是開平家常菜。也有些人用煮脰鵝肉做一種當地油炸點心叫鹹雞籠。鵝毛可做羽扇及衣服，總之鵝混身是寶。

(梁文滔 5-04-2017)

● 悼念陳漢明老師

星期六我習慣了早上五時許便起床，因為有長期波友在等打晨早高爾夫球，很多事業型球友因要平日上班，惟有在週末偷空，可是又不想冷落家人，便要趕返與家人午飯，週末早上遂成了是最旺場的時間，人同此心，故此非早早起床不可。

我今早第一個所收訊息，並非來自慣常的球友，卻是同學會的委員，她證實了報章上的訃告，陳漢明老師不幸逝世的消息，噩耗雖來得突然，但也是人世間的常情，老師高壽而去，兒孫成材，後繼有人，老師定必老懷大慰，希望他的遺屬節哀順變，多多保重。

陳老師在聖若瑟中學任教資歷甚深，可追溯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同學會中能有幸受其教導的同學極少，我認識陳老師始於三十多年前的同學會活動，老師給我的印象極其爽朗，不拘少節，與一般年輕同學相處時非常融洽，猶其同學會遷往銅鑼灣現址後，會所較前寬敞了，老師經常於週末或假日，相約一眾老友及同學組腳攻打四方城，老師乃專業會計師，擅長計數，加上牌章好，長勝不在話下，但老師向來乃闊綽之人，贏來的戰利品，多用來請各人晚飯。

港澳雖然一衣帶水，但由澳門轉赴香港生活的老師，人數不多，陳老師生前遂成了碩果僅存的一位老師了。這三十多年來，陳老師是同學會的一份子，週年大會和聚餐他從不缺席，不但到，而且到得早，每到委員會換屆之時，須要全體投票去改選委員及會方領導，他之到

得早也著實幫了我們一個大忙，由他出任義務監選和監票的主要角色，有陳老師的專業核算，大會從無異議。此外，他每次出席大會必定親攜抽獎禮物，禮物之中，他鍾情家庭電器和燈飾，間中也帶些他親自炮製的特色辣椒醬，近年鑑於老師行動日遜，不想他舟車過份操勞而弄出意外，故我們極力婉拒他的禮物，可是無人可以阻止他對同學會的熱心，重甸甸的家電和瓶裝辣椒醬，照攜如故，我雖未有幸受教於老師，但從多年來的交往，和他的擇善固執，他對朋友、學生和同學會的積極和負責任的態度，他為人師表，莘莘學子之得益，於此可見一斑。

老師多年來的一言一行，在留港同學會的大家庭中，將無人忘卻，每吃辣椒醬也自然少不了這段美妙的回憶。陳老師福壽雙全，你在我們心中。

李萬益（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會長 06-May-2017 香港）